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系列

# 佛教与图像论稿

李 翱 著



文物出版社

阅 购

B948-f3

2012/1

# 佛教与图像论稿

李翎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王少华  
封面设计：孙凤群  
责任编辑：冯冬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与图像论稿 / 李翊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010-3210-5

I . ①佛… II . ①李… III . ①佛教—图像—文集  
IV . ①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463号

## 佛教与图像论稿

李翊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75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210-5

定价：180.00元



双身阎魔像，明永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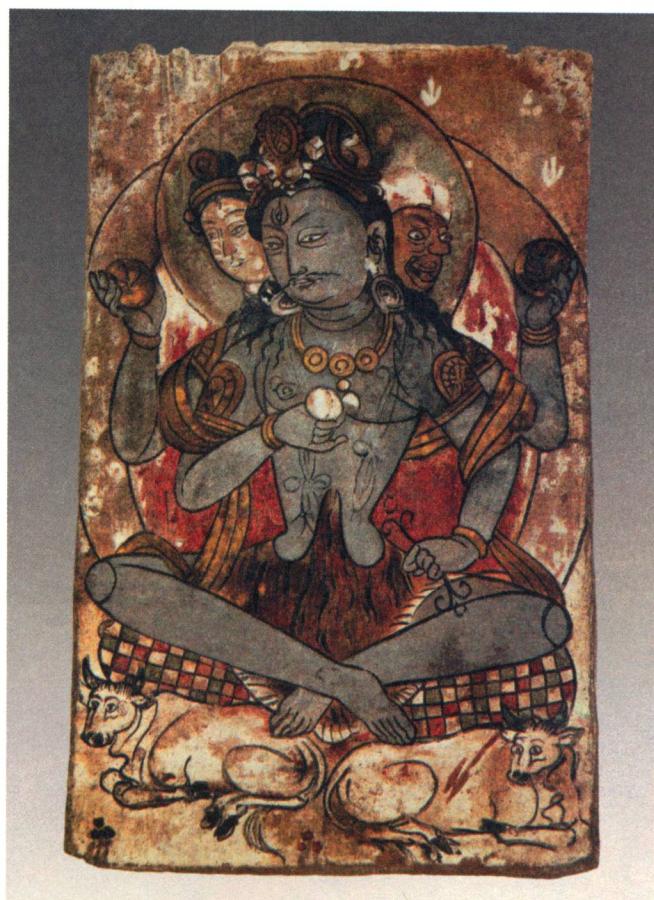
五代吴勿昌造像绢画，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丹丹乌里克 D.X 佛寺出 D.X.8 木版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密宗双身像



敦煌第 334 窟初唐十一面观音壁画



大自在天神像，斯坦因采集丹丹乌里克木版画



白泥擦擦，后弘初期， $16.4 \times 10.4 \times 4$  厘米，阿里地区



雍和宫藏唐卡，上部有妙音天女像



#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总序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展现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为了实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建馆目标，我们始终坚持“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办馆方针，全面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国家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拥有的一百余万件藏品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这些藏品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今天我们对这些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展示我们祖先在生产、生活、娱乐等活动中的创造，并试图进一步与我们的祖先在思想上、精神上进行“对话”；而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之后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被学术研究活动所重视：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物质成果早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而传世文物中的绘画、玉器、家具、服饰、瓷器等古代遗物也开始作为切入点和例证进入到学术研究活动的视野中，成为“证经补史”的重要实物依据。重视物质遗存的佐证作用，关注其所引起的带有启发性和颠覆性的学术问题，成为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新视角。因此，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活动不仅可以为其他领域学术研究提供基础的、多样的材料实证，同时对博物馆自身的学术发展和推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言，学术研究工作对自身业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藏品的鉴定、断代和价值的判断都是

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展览主题的确定、展品的选择、展览方式的制定也都与学术研究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博物馆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另外，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更担负着向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和艺术常识的责任，它同样是以学术研究工作为基础的。因此，博物馆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形成了我们出版的这一系列学术丛书，同时它也将在我所举办的各种展览活动、公共教育活动中产生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一般的学术研究难于实现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开放，随着一系列重大展览的陆续推出，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和不断总结，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即将出版的这一系列学术丛书，不仅体现出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在博物馆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史以及文物科技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成为向世界展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套丛书中吸纳以上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共同建构起一个多元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相信这套学术丛书的出版一定能够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学术建设与实践工作起到引领的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吕章申

# 目 录

- 1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总序  
1 前 言  
2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  
——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23 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  
——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38 “八天神”图像之误读  
——关于丹丹乌里克壁画残片的释读  
56 佛画与功德  
——以吉美博物馆藏第 17775 号绢画为中心  
72 画工为谁而画  
——以敦煌石窟第 156、100 窟为例  
83 三叶冠观音像考  
——关于故宫、雍和宫等处藏三叶冠观音像的辨识  
93 擦擦名称考  
101 擦擦观音像试析  
119 大黑天图像样式考  
136 图像与宗派：吉祥天母像式研究  
170 《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流行与图像  
206 哺乳太子与鬼子母图  
219 杂木寺石刻  
——兼谈佛座擎具的演变  
233 杂木寺石刻续考  
238 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文物小考二则  
251 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  
280 皇唐三阶大德禅师造像碑  
290 后 记

# 前 言

佛教图像研究是佛教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诞生于西方圣像学的图像学方法又是其中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当然，佛教艺术研究的方法不仅仅是图像学，而是要以一种动态的角度审视佛教美术史。作者在十多年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尝试以图像学为中心的各种研究方法，试图将古人的艺术遗存尽可能地还原出其原始意义，当然，这种还原是很吃力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记忆残片，但这正是作者应当努力的地方，只有尽量还原一件艺术品的原始面貌才能正确理解它当时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和意义。

《佛画与功德——以吉美博物馆藏第 17775 号绢画为中心》是从功德主，即赞助人的角度讨论一幅宗教绘画“新图”的诞生，以说明这种绘画在形式与内容上主要受控于出资者，即功德画的出资赞助人；《兗州兴隆塔地宫出土文物小考二则》是又一种尝试，在此笔者完全依据文献进行考证，几乎没有使用更多的图像依据，笔者这种尝试，意在说明，佛教艺术史的研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没有一个人可以只用一种方法进行科学的研究，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针对不同的课题和对象，选择不同的方法，并且要灵活使用更多的角度。笔者是佛教艺术研究领域的新人，拿出这本小书，心中一直忐忑，之所以坚持，是希望得到更多先生的教诲。

#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sup>1</sup>

## ——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 内容提要

藏传佛教中的供养神，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身形中，又以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传入的为最早<sup>2</sup>，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十一面观音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经传入，经中也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文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

### 关键词

十一面观音 像式 汉-日系统 印-藏系统

1 本人目前研究的方向是“藏传佛教十一面观音图像”，大约分为如下专题进行：“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十一面观音供养研究”、“十一面观音与千手观音”等。本文是十一面观音图像学研究的第一篇，讨论的内容以像式的分类与源流为主，事实上本文是一篇图像志意义上的研究。有关图像学方面的内容，即图像背后的宗教史内涵，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渐讨论。

2 据《西藏王统记》载，当年松赞干布（617-650年）为了迎请自己的本尊神，曾派化僧去南印度等地，请来了十一面观音等像。据索南才让（西藏民族学院教授）讲，所谓迎请观音，其实只是请来南印度的木材，然后按尼泊尔的样式雕刻。这种样式现存两件，分别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两件都是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所造。此说待考。

## 一

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在佛教供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sup>3</sup>中所说，称念此咒经，可得十种现世果报。这十种果报就是：一者身常无病；二者恒为十方诸佛忆念；三者一切财物衣服饮食自然充足恒无乏少；四者能破一切怨敌；五者能使一切众生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蛊毒、一切热病无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为害；八者一切水难不能漂溺；九者一切火难不能焚烧；十者不受一切横死。另又可得现身四种果报：一者临命终时得见十方无量诸佛；二者永不堕地狱；三者不为一切禽兽所害；四者命终之后生无量寿国。又说这一神咒威力无比，即使有人犯四波罗夷<sup>4</sup>及五逆罪<sup>5</sup>，读诵此咒一遍者，一切根本重罪悉得除灭。因此无论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对于十一面观音的供养和称颂一直十分盛行。并且从密教供养像的角度来说，十一面观音像式可能是较早的密教造像之一<sup>6</sup>，纵观印度的佛教造像发展史，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对于十一面观音像的研究，事实上成果并不多，主要就是人们一开始就将十一面观音混入千手观音中，因此对十一面观音像的所谓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观音、千手观音而涉及十一面观音。关于十一面的造像，从佛典看，十一面与千手是两类，从十一面经的描述上看，唐以前出现耶舍崛多本为两臂，玄奘同于耶本为两臂，不空本为四臂。同时在唐代传入的《千手眼观音》类经中，提到这种身形的观音为一面，如智通的《千眼千臂神咒经》、菩提流志的《千手千眼姥陀罗尼身经》等，及到苏嚧罗所译《千光眼秘密法经》、天息灾《大乘庄严宝王经》等，开始描述千手（四十臂）观音具足十一面，以至有善无畏、不空的百面千手观音等。所以佛经的这种变化，可以考虑是一种密教思维的产物，即十一面观音由于其威力，可以由二臂变化为四臂、六臂、八臂乃至千臂；同样，一面的千手眼观音，为了实现大愿力，可以一首、三首、五首、九首、十一首乃至百万首。因此作为佛教研究，

<sup>3</sup> 《大正藏》第20册，第1070号，天竺三藏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另同一译本可见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

<sup>4</sup> 四波罗夷罪，又称四种根本罪，有两种含义，一是显教比丘所持之戒，略称淫盗杀妄。二是指密教行者所受持之四种重禁。又作四重戒。

<sup>5</sup> 五种极逆于理的罪恶，即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之血、破和合之僧。因此这五种是极端罪恶的行为，任犯一种，即堕无间地狱，故又名无间业。

<sup>6</sup> 通过印度坎黑利石窟造像，可以说十一面观音像至少在五六世纪就已出现，无论他与印度教大神湿婆或茹德罗（Rudra）的关系如何，作为佛教密宗神十一面观音，这种像式可能是最早的了，至于他在印度的演变还有待调查。

要考虑造像的源头。从供养像式上看，最初也是分开进行的，所以在印度最早的十一面观音是两臂，汉地最早的十一面观音也是两臂。而最早出现的千手观音，则多为一面，如敦煌盛唐的第 148、113 窟，中唐的第 176、115、386、144 等窟，晚唐、五代、宋则更多出现一面千手观音<sup>7</sup>，而越到后期，如元以后二者的混合越流行。而学者的研究似乎一开始就是将二者混在一起来对待。更为重要的是在藏传佛教中至今没有出现一面千手的观音像式，如今我们所见的一面千手观音，多见 10-14 世纪汉 - 日系统所造，如藏经洞、日本大贺岛寺等所出作品，再就是清代一些汉藏合璧的寺院造像，具有强烈的汉式风格，如承德大乘之阁之千手观音大像等。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以十一面观音为中心，从十一面的角度涉及十一面八臂的变体，即背光形式的千手十一面观音，而单纯的千手观音造像（即一面千手）及千手观音经典在此不论。

从研究方法上看，一是图典的对比研究，二是类型分析。具代表性的就是对敦煌壁画及藏经洞出密教观音像的研究。如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学者内藤藤一郎的《法隆寺壁画の研究》、松本荣一的《敦煌壁画の研究》，以及彭金章的《敦煌石窟十一面观音经变研究——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四》。从研究思路上说，内藤氏、松本氏与彭氏基本一致。尤其在分析十一面观音像方面，都考虑到了各种头面的表现，以及头面的排列方式。可以说内藤氏、松本氏的著作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而彭文则是有关敦煌图像个案研究的一篇佳作。该文在材料方面的贡献是将相关经典中的内容作了摘录，同时对石窟存像作了表格整理，并提出了研究对象，如观音的“姿势”、“持物”、“面数”、“眷属”等。另一种方法就是造像供养的流传研究。如于君方所著《观音》一书，收集了在中国流行的大量观音类型。笔者认为，前人的成果对于观音造像的经典出处、观音的样式变化，包括在民间的流传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不足之处是没有形成十一面观音造像样式的归纳。尤其是内藤氏、松本氏与彭氏之作，

<sup>7</sup> 参考彭金章文附表 1、2，《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第 83、84 页。

他们注意到观音的面数及排列，但遗憾的是，由于其著作中讨论的十一面观音像是某一类（地区）的样式，没有由此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尤其认为汉地十一面造像的面数排列，所产生的形式变化，是由于“《经》、《轨》中对于十一面的排列无明确规定”，从而由“信徒与画师、雕塑师喜爱与否”所决定<sup>8</sup>。因此文中所列单纯的敦煌存像附表无法显示造像的图像演化，由此作者也没有注意到十一面观音所存在的传播与像式系统问题。

本人在从事佛教图像学研究过程中，认为图像学的方法是研究佛教造像比较理想的方法之一，而作为图像学研究的基础，就是要建立图像谱系。尤其是佛教造像，传承有序，极少艺术家有所谓的“独创”，因此在建立谱系的时候，就要考虑像式的源头，通过源头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建立一种图像的发展谱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时代划分和类型划分，这是讨论图像问题最为基础的工作。因此本人在前人的材料和成果基础上，对十一面观音进行了谱系排列，在此基础上对图像作了系统的分类。因此，本文所作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十一面观音图像系统研究。

一般对于密教图像的分类，往往是就手臂、头面的数量，或是姿态等进行。本人在收集了大量的图像基础上，发现十一面观音大致沿着两个线索发展，也就是说观音十一个头的排列方式存在两个清晰的系统。考虑到这个线索，本文在对于图像的排列时，按照十一面的构成方式进行，即将十一面观音像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横向排列，一类是纵向排列。在两类排列中，考虑时间和制造地点。

## 二

见本文附表。

图表的排列分为“横式”和“纵式”。表中产地代码分别代表：A→汉地；B→日本（包括朝鲜半岛）；C→西藏，包括古格王国时期的拉达克；D→印度（包括尼泊尔、克什米尔）。进行排比的实物，横式40多件，纵式有80多件。

<sup>8</sup> 参见彭文，同注7，第76页。

## 附表

件数	时间	产地\类型	臂数	姿式	横式		备注：面的排列
					发现或收藏地		
1	北魏 - 唐	A II	2	立	尊古斋，擦擦		3、5、2、1?
2	691 年	A I	2	立	意大利国家银行		1、6、3、1?
3	7 世纪	B II	?	立	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画		3、5、2、1?
4	7 世纪	B I	2	立	日本观音寺		1、10、1
5	7 世纪	B I	2	立	新罗石窟庵		1、6、3?
6	7 世纪	B I	2	坐	日本法隆寺宝藏殿		1、7、1，(9 面观音)
7	703 年	A I	2	立	西安宝庆寺 现藏东京博物馆		1、5、4、1
8	8 世纪初	A I	?	?	龙门擂彭台北洞 现藏日本大原美术馆		1、5、5?
9	8 世纪初	A II	33	?	龙门西山惠简洞上方小窟		3、?、?
10	初唐	A II	2	坐	敦煌第 334 窟		3、2、3、2、1
11	初唐	A II	6	立	敦煌第 321 窟		3、5、2、1
12	初唐	A II	2	坐	敦煌第 331 窟		3、7、1
13	初唐	A II	2	立	敦煌第 340 窟		3、7、1
14	盛唐	A II	千手	立	四川安岳卧佛沟 45 号窟		3、4、4?
15	晚唐	A II	千手	坐	四川夹江千佛崖		双手捧佛
16	晚唐	A II	12	坐	敦煌第 10 窟		3、5、2、1
17	晚唐	A II	6	坐	敦煌第 14 窟		3、5、3
18	唐	A I	6	立	甘肃天水市博物馆		1、7、2、1 样式较为特殊
19	唐	A I	6	立	河南荥阳大海寺		3、5、2、1
20	唐	A I	2	坐	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		1、9、1
21	唐	?	?	?	天龙山石窟第 9 号窟		?
22	唐	A I	2	立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1、5、4、1
23	唐	B I	2	立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唐请来样		1、10、1
24	8 世纪	C I	2	立	?		1、10、1
25	8 世纪	B I	2	立	日本海住山寺		1、?、?、1，可能是 1、4、3、1
26	8 世纪	B I	千手	立	日本东大寺四月堂		1、10、1
27	9 世纪	B I	2	立	奈良国立博物馆		1、10、1
28	10 世纪	A II	6	立	中国国家博物馆		3、5、3
29	10 世纪	A II	6	坐	法国卢浮宫第 3644 号		3、5、3
30	10 世纪	A II	8	立	《大正藏》卷六		3、4、4、1
31	10-11 世纪	A II	6	坐	敦煌		3、5、3
32	10-11 世纪	A II	8	立	敦煌第 35 窟		3、5、3
33	11-12 世纪	A I	千手	坐	四川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 8 号窟		双手捧佛
34	12 世纪	B I	2	立	奈良国立博物馆		1、10、1
35	12 世纪	B I	2	立	奈良国立博物馆		1、10、1
36	12 世纪	B I	2	坐	奈良国立博物馆 镜板		1、5、5、1
37	12 世纪	B I	2	坐	奈良国立博物馆		1、9、1
38	12 世纪	A II	2	坐	波斯顿美术馆		1、?、?、1
39	14 世纪	A II	千手	立	敦煌莫高窟第 3 窟		5、5、1，双手捧佛
40	13 世纪	B I	2	立	奈良国立博物馆		1、10、1
41	15 世纪	B I	千手	立	岗山元恩寺		1、10、1
42	15 世纪	B I	千手	立	京都妙法院		1、10、1
43	15 世纪	B I	千手	立	京都妙法院		1、10、1
44	15 世纪	A I	千手	坐	大足北山第 9 号窟		双手捧佛